

廣益

加國華人教會

加國華人教會

集思

(續頭版)

教會，他們自然很大機會與其他族裔建立關係，這樣教會或機構會成為多元文化的地方。例如：天道神學院與戴德生華人事工中心合作非常成功，華人教會注重屬靈的造就，天道神學院提供特別課程去切合華人學習的需要，令他們有家的感覺。以下是一些華人教會與西人教會合作過的例子：一、在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事件中。二、華人教會領袖幫助向政府爭取天道學院的地位。

問：比較在加拿大其他族裔教會，加拿大華人教會有何特色？

Dr. Stiller：不同族裔教會，有不同敬拜主的文化及風格，例如黑人會著重音樂，用多種樂器去敬拜神。在這個多元化的國家，華人教會應要作一個管理的典範，讓人清楚明白教會應該是怎樣運作的。

問：很多華人教會都設有英語堂(其中一個原因為了土生的下一代)，你認為華人教會怎樣做才能令英語堂有更好的發展？

Dr. Stiller：教育下一代，最重要的責任在父母身上。原則是非常重要的，學識、動力和節儉這些訊息都應該傳給下一代。

問：比較華人教會和英語教會，你認為平信徒運動有那些不同的表現？怎樣才是正確的平信徒運動？

Dr. Stiller：在華人及韓國教會中，平信徒運動比較低調、溫和，教牧的影響相對高，相比在英語教會裏，教牧的影響力就少得多。教牧的角色是一個屬靈及宣教領袖，在教會中平信徒與牧師各自發揮不同角色，應該彼此尊重，去建立神的家。

讀者來稿

加國華人神學教育的未來

黎惠康牧師(安省天道神學院戴德生華人事工中心主任)

探討這課題並不簡單。北美的主流教會及神學教育界也屢次嚴謹地正視研討^(註一)。

單從內中其一角度來談話，雖然仍建樹良多，但不免容易偏重一面，欠整全的幅度，深遠的使命，及在資源短缺中的取捨困難。

故在《加國華人教會》期刊內作探討，若能有如下的定點(但不是限制)：一、華人的教會；二、加拿大或北美的社會；及三、面臨的21世紀挑戰，則可以把廣泛且複雜的課題，有意義地收斂。

在上述的範疇下，為加國華人神學教育探討前路，必先(甲)往上望：認清神給教會的使命；繼而(乙)往後回顧：承先啟後；然後(丙)往四周環顧：釐定前面的環境、契機與挑戰；最後基於以上，才作(丁)往前遠瞻：以取得神所命定的突破。尤其神學教育，要為教會準備好合用適時的工人。

(甲)在往上望時，再次肯定是神給教會的使命是：去，使作門徒，作鹽作光，攜手同心宣揚國度王權。故神學教育的前路也是朝這目標，培育可以承擔這種使命的工人。在很有限的三年時間內，怎樣分配輕重，就是其一探討的中心。

(乙)要有往後的回顧，才看到加國華人教會面臨的是一個階段的轉替，是由起初的階段，進昇路上到長成的階段。因而神學教育所訓練出來的工人，也當有相當的一部份是要帶領教會作此進昇、路上的。

簡略述之^(註二)，在19與20世紀，北美的華人教會在成長，有遠見的本土主流教會，會伸手提攜培育。在這提攜階段，華人神學教育自然也是

加國草原的牧野風笛

一年多前曾在本刊分享加國草原的牧野風笛，從「定位」、「入位」、「加位」到「改位」，可謂小牧人在加中西草原教會的瞭望與微聲。得蒙縱橫鼓勵，我曾在本期開始，再一連四篇，與你分享「無位」、「換位」、「價位」與「各位」，盼望引起加國牧場上的迴響。

當你看到「無位」二字，你會聯想甚麼？當然不是教會停車場每週的現況而已，我是指在教會領導層的現象而言。甚麼人會長期看教會領導層都是沒有自己位置的呢？我看，最少有四種人仕。

沒有青年：有專家研究西方教會趨勢，指多數福音派教會仍然停留在「現代」，所以會失去「後現代」的新人類，在此沒有篇幅去解釋「現代」與「後現代」的哲學意義，簡言之所有廿多歲的都屬後現代思維，三十多歲以上的均為現代主義者。華人教會則可能更為老齡化，領導層少有三十多歲的人，二十多歲的就不在話下了。試問今日很多資深教牧長執，第一次出任領導崗位是貴庚呢？豈不是不少都在青壯之年嗎？為何今日普遍領導團隊中不可多加青年人？當然合乎基本出任資格！其他多數的成熟領導人，已可以保障領導方向。最少，比起當年大部份都是青年人當領導的年代更有安全感。我現在是中老年人才如此主張，因為廿八年前以新丁出任牧職時，環顧都是少壯派長執呢！

沒有女性：你看到這標題一定反對，教會不是多的是姊妹熱心服侍嗎？但領導層確是陽盛陰衰，剛剛與群眾成反比，為何如此？很可能是人的傳統做成的。《聖經》真的沒有姊妹參予團隊裏的領導角色嗎？《聖經》絕不容許姊妹作教牧嗎？這些纏繞與神學的討論，已經是多年的舊話題，華人教會的一些學者都曾多

無位

王乃基

方解讀，在神學期刊及雜誌上，最少曾有馮蔭坤博士、唐伯之博士及麥希真博士的詳論，均認同姊妹可以擔任領導的責任。但奇怪的是在普遍的華人教會裏，廿教牧仍是寥寥可數，甚至長執當中，也只是不成比例的女性參予，這會做成何等的長期損失啊！

沒有異見：人總是天然地「各從其類」，這無可厚非。但要帶有領導的洞見，就需細心聆聽、終身學習，並勇於面對不同意見。因為當你有如此態度，才能激發你作領導的功能。異見份子聽起來似是嚇人，但其中也有建設性可或缺的貢獻。當然，憑好心做好事有識異見，豈不是團隊當中少有的寶貴？教會領袖不能只是臭味相投，雖然這是少不免的傾向，但應當開放圈子，歡迎異見人仕同心在不同意見下，共融聖靈裏的智慧。

沒有新血：教會常常都打獵找人做大事小事，很多老臣子都苦惱沒有接班人，我們是否應當反省為何如此呢？是有人但我們不投契便不去找呀？或是實在沒有符合基本資格的新丁可以冒險呢？若是長年如此，對任何人及事工都沒有點好處。老兵是不會不死的，很多人在歸天前很多年其實已經耗盡心思創見，我們需新丁來刺激新思維。那可能就是青年、女性及異見份子了。我們需容許不同的新生代、性別及態殊異地者，才不會原地踏步，不再翻版自己的意見，我們需要團隊貢獻，才有真正的新趨建。

我有一個夢：我希望見到更多青年人可以無懼地進入領導層，更多的女性教牧和姊妹長執可以貢獻巾幗的卓見，異見的有心人可以從另一角度來為教會活出精彩，新血能源源不絕地無悔在團取應試中，做出成功的領導果效。以上就全在乎你我肯不肯給人有了位置了。

(作者為亞省愛城華人基督教福音堂主任牧師)

東南亞華人教會歷史教訓

回憶新加坡華人教會

麥希真

前言：我在1992年退休，定居加拿大，已多年遠離東南亞華人教會，老編獨寫，只能稱為回憶一下。

在1953年，我和參師母從香港初到新加坡(馬來語「新加」是「獅子」，「坡」是「城」，故稱「獅城」)。那時，新加坡還是英國殖民地，華人佔人口75%，馬來人佔15%，印度人佔10%。那時這樣，現在也是這樣。華人有閩南人、潮州人、廣東人、海南人等。受英文教育的不懂華文，亦以此為榮；在華校讀書的，都懂國語。

新加坡華人教會當時已相當興旺。聖公會最有錢，衛理會(循道會)人數最多，長老會很熱心，福音堂很虔誠，浸信會剛剛開始發展，此外獨立教會也不少。除了聖公會多用英語，各宗派教會多用鄉談崇拜，也多設有小小的英語崇拜。

50年代、60年代的華人教會都屬福音派信仰。華文教會深受宋尚節博士影響，以後有計志文牧師、趙世光牧師的奮興講道栽培，牧師、傳道、長老、執事、會友都堅信聖經真理。英文教會則受青年歸主協會、讀經會、導航會、禱後的學園傳道會影響，信仰也十分堅實，受自由主義影響的牧師也不敢與長執、信徒對抗。

因此，新加坡教會增長頗快：基督徒人數佔人口6%(70年代)、11%(80年代)、13%(90年代)，亦有傳說在90年代是19%。

新加坡獨立後，政府認為用英語可以團結各族和各鄉談的人民，就關閉全部華校，所有學校只用英文教學。但各族學生要選修第二語言，寫信、讀報、工作謀生就只能用英文；同時，新加坡和中國都幾乎禁止移民，所以使用鄉談的華人迅速和大大減少，相對地使用英文的人迅速和大大增加，於是華人教會變化極大，英文崇拜人數大增，鄉談崇拜人數大減；領袖亦由華文人改為英文人，以前是鄉談為主，英文為副，現在完全相反。

這變化有利，不但信主的人數大大增加，並且因為英文之便，新加坡教會通過差會、教會、或私人身份，派出大量海外宣教士。根據非正式統計，可能已有超過五百位海外華人宣教士，在三十個國家為主工作。

新加坡國只是一個小島，南北車程半小時，東西車程45分鐘，但天父恩典卻是豐富富啊！

(作者為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董事會永遠名譽主席)

牧者被批評

李博士：

您好！我剛神學畢業不久，有機會在一間一百人左右的教會事奉，當中我要服侍一個長者團契，遇到一個問題想請教。

長者團契中有一些元老，是我尊敬的長輩，有多次在團契分享的時候，出口批評牧師傳道，說有很多假牧師傳道，做工不成搵飯食等等；開始的時候，我認為他們也有發言自由，但後來似乎越講越多，他們列舉七、八樣牧師傳道人的「不是」，如數家珍，於是眾人越講越興奮。

雖然，他們說的是他們以前教會的牧師傳道，我也當然無法分辨當中的是非對錯，或許他們有說對的；但我總覺得這樣公開批評不好，會有負面影響。

我的問題是怎樣去跟他們說呢？既尊敬他們又不會使他們太難堪？若我單為牧師傳道講說話，大有「幫自己友」之嫌，我應該怎樣做呢？請原諒我問這個簡單問題，在他們七嘴八舌之下，我真的不知所措。

小小傳道上



誰是老大？

周振傑

「長執既為教會的監督，當然要訂住牧師有沒有講錯說話罪會眾喇！」

「教會怎樣安排，我無權過問。一切都由長執會決定。他們吩咐我在辦公室等memo喇.....」

小弟自小在教會長大，如今又成為牧者，類似的說話聽過不少。除了用字和背景不同外，意思也都大同小異。

「誰是老大？」這個問題在教會中不常有人提問，至少不敢問出口。事關除了上帝以外，試問誰該出口自認老大呢？但在實際運作上，特別在牧者和長執之間，這又是一個經常出現(或出事)的問題。

牧者和長執會的關係非常微妙，既為主，又是牧人與小羊。

當教會相安無事時，兩者當然相敬如賓。但當面臨難題的抉擇時，究竟哪一方是教會決策的最權威呢？「誰是老大」的角力眼閃爆發，搞不好便機轉火起，輕則傷及無辜信徒，重則將整個教會弄跨。

面對「誰是老大？」這個燙手山芋，一般的回應都將牧者和長執的職權分類：牧者管屬靈事物，專心以禱禱禱為事，牧養會眾的屬靈生命；長執則掌管行政事務，按恩賜去打理教會的運作。

這種頭水不犯井水式的分類，看起來各有千秋，天衣無縫。唯一的問題是在實際運作時，有等於無。試運用上述分類去回答下列問題，就明白小弟的意思：

• 教會建堂，是屬靈之事還是行政事務？
• 崇拜程序安排，是屬靈之事還是行政

牧者被批評

主內親愛的同工：

恭喜你神學畢業後，便有機會在一間一百人左右的教會開始事奉。你心裏必定明白，這是上帝的恩召引領，讓你學習如何去愛護你所牧養的群羊。

你提到在長者團契分享時所發生七嘴八舌批評牧者的情形，確實令人措手不及；究竟我們應該裝作若無其事、抑或借故走開(逃避?抗議?)，還是站起來嚴詞責備、或者客氣地轉換話題.....要作出合宜的抉擇，往往是智慧與經驗的成果。你可察覺：上帝給你一早便來個實地演習的訓練，正是祂對你的栽培與期盼呢。

年長信徒對牧者的負面印象就算多半只是空穴來風，也必事出有因；即或全屬誤會，三言兩語之間又怎可說得清楚？要扭轉他們的成見，除非有一個活生生的見證榜樣，還須經過最少十年八載的言教身教，他們才會漸漸懂得分辨「蒙召」與「搵工」二者的天淵之別。現在你明白為甚麼上帝要差遣你到他們中間作牧者嗎？

請別懊惱，我並非主張初出茅廬的傳道在教會元老面前只有埋頭苦幹的份兒；不過若由德高望重的外人在台上作出勤勉提醒，始終都是比較容易受落，你同意嗎？因此，教會周年培靈聚會不要編排在節期或長週末，更要預早一年籌劃，這樣你便有可能邀約到城中資深牧者答應前來講道；等到兩個月前，你經過講道，親自致電給他表達謝意，並用不超過五分鐘時間扼要分享教會三項屬靈上的需要。若此事合神心意的話，你相信聖靈是否會動工？

話得說回來：易地而處，我也會覺得非常尷尬；以我的性格，在長輩面前我也不敢冒失發言。但要是談話之間，有目光望向我，甚或有人開口詢問我的意見時，我知道雖然我不宜搶著說話，但也不容繼續沉默下去；我想我會恭敬站起身來，有禮貌地多謝大家這番話對我的正面助益，並誠懇邀請座上的教會元老輪流簡單分享他們一生忠心事主的祕訣，最後更為他們每一位感恩祝福祈禱。你記得：我們都是上帝的僕人，不僅是教會的小小傳道啊！

主末

李思敬 謹覆

(李思敬博士為安省城華人基督教會顧問牧牧。歡迎讀者將信仰摺扎問題電郵至本刊編輯部ccheditor@yahoo.com，問題會在本專欄中回答。)

回顧男人事工的發展

葉建和

主耶穌出來傳道，一開始就呼召十二門徒跟隨祂。祂一直透過小組教導、彼此團契、生命交流，以身作則地帶領門徒成長，栽培他們將來可以承擔主的使命，去擴展神永恆的國度。可以肯定，主耶穌十分重視男人事工。

一位神學家曾說過：「男人的裏面有很多層皮，遮蓋着他內心的最深處。男人認識很多不同事物，惟獨不認識自己。為甚麼會這樣？因為有三十或四十層皮，就像牛皮或熊皮一樣，又厚又硬，遮蓋着他的靈魂。」他勸勉男人要去「進入你內心的土地，在那裏認識自己。」男人處處要強，但卻很少接觸自己的內心世界。一個認識自己的男人，才知道甚麼是重要，甚麼是次要。不認識自己的男人，可說是未曾真正活過。認識自我是真正成長的重要一步。

教會男人事工何時開始？我沒有詳細查考。80年代美國的男人運動——守約者(Promise Keepers Movement)，帶來北美教會基督徒男士運動的里程碑，此運動深深影響華人教會。

華人教會的男士工作要算在90年代初開始。當時蔡元雲醫生在突破開辦了一個課程『從未遇上的父親』，我和太太皆有參加，大得幫助。蔡醫生將課程寫成《從未遇上的父親》一書，我亦以主日學課的形式，探討父親及男性的成長路。我深感在男性的成長歷程中，認識自己的過去，特別是父親留給自己的影響是絕對不能忽略的。

曾立煌寫的《英雄本色》及《終極英雄》，算是華人基督徒初探「男士」的著作。葉萬壽也在上世紀末開始關注男性成長事工，開設講座。在北美的Awaken Soul是一個有組織及具象的運動，華福也曾於數年前舉辦研討會探討教會中的弟兄事工。在溫哥華，有教牧嘗試開展這方面的事工，但仍未有具規模的講座或運動。

(作者為卑斯省列治文華人宣道會牧師)